

知往鉴今

秦巴年酒香

□ 李永明



巍巍秦岭，悠悠巴山，簇拥着一个安康，清凌凌的汉江挽着任河、月河、恒河、岚河打安康流过，滋润出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，这里盛产的粮食玉米、小麦、糯米、高粱是酿酒的好原料，丰收的拐枣、柿子和高粱甘蔗，更能酿出醇香的玉液，这种水果酿造出来的佳酿，陕南人叫它“小茅台”。

吃过腊八就是年，陕南的年味就浓起来了，在白云下的山村，在山坳里的石板房，在瀛湖水面上，漂浮着豆腐的乳香、炸年糕的油香、熏腊肉腊味香一起飘忽出来，最浓烈的是酿出的酒香，随着悠悠山风，时浓时淡飘散着，秦巴山人，能从酒味中分辨出是粮酒与果酒来。

太阳刚升上一竹竿高，酿酒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，这时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赶来了，给打打下手。帮忙在院头垒砌一个土灶，架起一口大锅，添满清水，烧起大火，粗木梢扣在锅中，等待水翻浪花。主人更是乐开了花，不停地给敬烟、上茶，狗子也撒欢了，围着乡亲们团团转，立在篱笆上的鸡们，也纷纷跳下来，跟在狗儿后头。等到大口锅里的清水，咕咚咕咚腾起浪花，主人就把发酵好的糟儿端出来，这时候，乡亲们又围了过来，握一握糟子，凑近鼻子嗅了嗅，然后丢进嘴里尝了尝，连声说：“好糟，好糟！定能酿出好酒来！”主人的脸上，更是挂满笑容。女主人也开始张罗着给大伙儿炒菜做饭了。

酿土酒是神圣的事儿，上酒糟子前，在院头先上三炷香，感谢上天的恩赐，再叩三个头，感谢土地的厚爱，最后，点燃一挂爆竹，给山水捎个信，就开始上料了。

酿酒也是个细心的技术活，稍底要铺平，酒糟要铺松，这样有利于水酒的蒸发。一框框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木梢里，腾起的烟雾，把汉子罩得隐隐约约，稍不留神，沸腾的开水会烫着脸腮和脸。

一层层酒糟铺好了，再反复检查出酒的漏斗，角度好不好，漏斗通不通。待一切检查完毕，“天花锅”扣上了，给酒木梢封顶了，给“天花锅”添满凉水，就等待出酒了。

灶洞里不停地塞柴，噼噼剥剥地响，火苗扑哧扑哧笑，水花哗啦啦地翻滚，大伙儿都围在灶膛，个个脸被照得通红，最好看的还是村姑，水灵灵的红脸和雪白纱巾，一起在红火苗前晃，几许的风采流露出来。

大伙儿都在焦急等待美酒出斗，眼睛睁盯着漏斗和“天花锅”。

漏斗吐着烟，不一会，有一滴水洒滴出来，两滴、三滴，主人和乡亲们同时“嗨嗨！”一声，惊飞了院头核桃树上的花喜鹊，这时候，酒滴成线，由细线变成粗线，随着一股股醇香流了出来，喜得主人拿起粗土碗接酒水，这是“头令酒”。接半碗酒，敬天敬地，泼出去的酒水，是一道亮光，闪过天空就落地了，浓浓的酒香就溢出来了。再敬灶，半

碗酒水，倾给了灶洞，只听见“轰隆”一声，一团红火苗冲出了灶洞，把添火人吓得一个趔趄，大伙笑开了。

主人再接一碗酒，让乡亲们品尝，酒碗在大伙儿中间传递，每每喝一口，连声称赞：“好酒！好酒！”就连不胜酒力的村嫂，也接过酒碗，大喝一口，呛得眼泪流出来了。

秦巴安康，土酒酿造已有几百年的历史，这里自然环境优美，山高山密沟壑纵横生态禀赋能力强，气候温和，一年光照时间长，有条件的人们都在房前屋后种植着甜杆儿，种植甜杆儿长得很茂盛，像一排排威武的士兵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还有那刚出锅的甜杆儿长得很茂盛，像一排排威武的士兵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而远在西安陪伴孩子训练的我，背上背着一个大包，双手提着好几个小包以及装着乱七八糟物品的塑料袋子，低着头大步往前赶。孩子在身后迈着小碎步紧跟着并一迭声地喊：“爸爸您慢点呀，您等等我呀！”

炎炎夏日里的山城安康体育场，画面于真实处转换，情感在缥缈间激荡。而家，不过就在距离体育场数公里远的地方……

而远在西安陪伴孩子训练的我，背上背着一个大包，双手提着好几个小包以及装着乱七八糟物品的塑料袋子，低着头大步往前赶。孩子在身后迈着小碎步紧跟着并一迭声地喊：“爸爸您慢点呀，您等等我呀！”

这里山林密集，山果丰盛，每到秋季，红红的柿子，黄黄的拐枣，粗壮的高粱甜杆，满山满岭都是，是酿土酒的好料。陕南的柿子、拐枣酒的做法和酿制秆秆儿酒一样，这种酒很清亮，喝后不上头不伤身，很受人们的喜爱，他们自豪地说这才是陕南人正宗地道的好酒。每家每户都储存着几百斤土酒，干活劳累的时候，过红白喜事的时候才能开怀大饮，千杯不醉。还有烤玉米酒、姜枣酒的，也是正宗的土酒。恒口五里大河叶坪等地的人们，从小就喜欢喝土酒，每家每户的坛坛罐罐装满了醇香浓郁的黄酒、稠酒、秆秆酒、柿子酒等，来了客人随时开封，喝上几杯既能解乏热身，又能热情地陪伴了客人，让生活有了酒香味道。

安康人常说，再好的瓶装酒都比不上陕南土酒更绵长、更强悍、更纯粹，品酒是陕南人的一大享受，男人们要想真正懂得或领略到土酒那种深厚的内涵和魅力，就得到山村的火塘边与那些叔伯兄弟们狠狠地拼上一醉，只有被这沸腾土酒灌溉过喉咙的男人，才算真正的男人；只有被这放吼、敦实的土酒浸泡过生命，浸泡过爱情、淬火过人生的汉子，才算得真正的汉子。

陕南的土酒包含着一种血性，一种德行，一种气质，小小一口下去，看着它弱小如水，却犹如金刀般锐利，纵然是山一般刚烈的汉子，也会酥软成一摊烂泥。陕南的土酒坚毅、隐忍、张弛有度、从容不迫，是酒中的隐士，酒中的俊杰，大智若愚，纯粹率直。

女主人炒了一桌丰盛的佳肴，酒是烤出来的“头令酒”。男主人笑盈盈说：“一个都不许跑，给个面子，不醉不归。”乡亲们围在一起，大片吃着腊肉，大碗喝着土酒，划拳猜宝，直喝得风里酒味浓，溪中水欢笑，直喝得夕阳赤了脸，月亮上山头。

人在旅途

“回家，回家——沿着来时的路。回家，回家——循着亲人的牵挂。回家，回家——春的召唤挡不住回家的脚步……”

朝霞满天，旭日初升，香樟树在地面上投下一道长长的树荫。白发的老人神态自若地坐在树荫下的台阶上，鼓动两腮，双手扶着萨克斯管里随即飘散出一阵悠长的穿透人心的旋律，在这春节来临之际，吹出了节日的思念。

这是一阙惆怅的曲调：“回家，回家——离家越近心情越复杂，背上行李凌乱了步伐，远处飘来那首童谣，那是故乡在呼唤，回家，回家……”

家，一个多么温馨安宁的字眼，一个多么能给人以踏实舒适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的地方，春节团圆的地方。可是啊，一脸倦容的我却总感觉距离她那么遥远，恍惚之间竟遥不可及——长期陪伴着孩子天南地北训练乒乓球、东奔西跑打比赛，总觉得心困在旅途，人浮于空中，落不了地，到了家啊。

炎炎夏日里的山城安康体育场，画面于真实处转换，情感在缥缈间激荡。而家，不过就在距离体育场数公里远的地方……

而远在西安陪伴孩子训练的我，背上背着一个大包，双手提着好几个小包以及装着乱七八糟物品的塑料袋子，低着头大步往前赶。孩子在身后迈着小碎步紧跟着并一迭声地喊：“爸爸您慢点呀，您等等我呀！”

包里有孩子运动场上才换下的球衣球鞋，有球拍乒乓球，有书本作业，有我每日必须严格遵照医嘱服用的一大堆抗排斥药品，有给孩子爷爷及姑姑长辈们买的特色小吃和点心，有给老婆买的

世相漫笔

茶话会，就是用简便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聚会，称为茶会。它是我国茶文化活动中的一朵奇葩，可以说已有上千年悠久的历史。据茶史记载，茶会一词最早见诸唐朝诗人钱起《公元722~约780年）所作的《过长孙宅与明上人茶会》一诗，其中写道：“偶与息心侣，忘归才子家。言谈兼藻思，绿茗代榴花。岸幘看云卷，含毫任景斜。松乔若逢此，不复醉流霞。”

这首诗，既描写了参加茶会者的神态和感受，又赞美了以茶代酒，茶胜美酒的欢乐之情。而他的另一首诗《与赵茗茶宴》中的“茶宴”，最富有禅意诗韵，全成为民间生活化的内容，其中写道：“竹下忘言对紫茶，全胜羽客醉流霞。空心洗尽兴难尽，一树蝉声片影斜。”

以诗颂茶，对茶宴与会者用茶代酒作宴的感慨之情，书写得惟妙惟肖，充满着诗情画意，达到了茶诗同韵兼，挥去封尘的意境。

中国是茶的故乡，也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。客来敬茶的礼仪由来已久，代代相传。从我国饮茶与茶叶传播之风来考究，茶兴于大唐，其饮茶之风就是由官廷再传到民间，以至于沿着“丝绸之路”传输到国外和许多邻国，茶会的形式在普及推广中也起到了催化剂作用。在英国，18世纪时期的茶话会已盛行于伦敦的诸多俱乐部，下午茶更是风靡至今，从未间断。在日本、韩国等东南亚各国，更是

往事并不如烟

“接汉疑星落，依楼似月悬。”在异乡多年，每到春节，我总想起那群山之中、沟壑山坡间敲锣打鼓送灯的人群，那散落在丛林间如星星的灯盏，它们是刻在我骨髓里的关于过年的记忆，是落在我心尖上的暖流。

我的故乡在陕南旬阳市北边一个叫麻坪镇的地方。麻坪有一个特别的年俗，就是过年要给祖先送灯。

麻坪群山环绕，民风淳朴，二五八是赶集圩日。越靠近年尾，逢圩日就越发热闹。从十里八乡涌来的乡亲们，将各种年货的摊子围得水泄不通。忙碌辛苦了一年的人们，几乎倾其所有地置办年货。在满满一背篓的年货中，一卷细细长长丝绵纸显得格外惹眼。丝绵纸是糊灯笼上等材料，颜色有米白大红大绿和大黄四种，如果在忘记了买丝绵纸，用油光纸代替也行。

除夕那天上午，将在楼板上等了一年的门灯搬出来，将只有两个灯杆子的灯也搬下来，撕去旧年的灯笼纸，弹去灯骨上的灰尘，吃过除夕早上的五色包子，就开始糊灯笼了。门灯一般都几代人用过的祖传下来的，形状为长方形或者正方形的，刚好在大门左右两边各挂一个。那时候农村生活比较拮据，舍不得买丝绵纸的人家是很少的，因此大多数是用油光纸来糊灯笼。将油光纸或者丝绵纸按照灯笼周长裁剪好糊在灯笼架子上，然后用写对联剩下的红纸，剪成胡须状做贴边。糊好灯笼，去厨房找出点花馍用的颜料，用毛笔蘸着颜料，在灯笼的四个面上轻轻地画出花鸟鱼虫，或者轻蘸笔墨写上“连年有余”“吉祥如意”等祝福的字，一盏神气十足的灯笼就糊好了。

为了给祖先送灯，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都会都存有十多只简单的只有灯笼架子的灯，因此，只需简单地用火纸（专门上坟用的粗黄纸）或者油光纸围住灯架就可以了。别看糊灯简单，送灯的仪式一点也不能省略，让祖先坟园亮堂起来，说明后继有人。除夕夜家家户户的男人全体出动去住各家的坟园，给祖先送灯，是几千年留下

踏春而归

□ 石昌林

打了折的衣帽鞋袜……

我们是要回家呀！

从英发寨出发坐三轮摩托，到西辛庄赶公交，再到火车站买票乘坐火车。我们急急地向家车的方向赶。家里，有老婆早准备好只等着我们到家即下锅的手擀面呀，有被老婆塞入暖水瓶暖得热乎乎的被窝呀，有烧好的洗澡水，有整整齐齐叠放在沙发上，等着我们回家洗浴浴后即可更换上身的干净清爽的衣服呀……

“哗——”一面水墙腾扑过来，已经躲闪不及，一辆出租车从身边扬长而去。随着刺耳的汽笛声远去，我和孩子溅到一身泥水，冷得瑟瑟发抖。

恰逢春节，火车站里人山人海，排长队到售票窗口一问，当日的火车票早已售罄，只能买到翌日下午的站票，回到安康已是深夜。

“走！我们去城南客运站坐大巴车回。”没等孩子言语，我背起行囊就走，孩子拽着我的衣袖向着公交站台飞奔。

归乡似箭，城南客运站同样人满为患。好不容易排队进去，一打听，不仅当日的汽车票没了，就连往后五日的汽车票都已销售一空——想乘坐大巴车回家的希望全无。失望之余，心里不禁懊悔不已，本来可以乘坐老乡的私家车回家的，老乡盛情邀约了我们，可自私狭隘的一想到两家小孩同在一个队里训练，欠下人情，事后必得偿还，可他们的孩子的乒乓球水平明显低于自家的孩子很多，我根本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陪低水平的小孩练球。

没有办法，只好再次坐公交去火车站广场。又一次排长队到售票窗口，心惊胆战地一问，连次日下午的火车票都没了。站立在火车站广场一望，

古往今来茶话会

□ 韩星海

将茶话会看作是一种高尚、文明、庄重的社交活动，形成的茶道、茶礼、茶聚会，成了一种经常化的社交聚会形式，把吃茶养生广为推崇。

时代在发展，生活在变化。特别是在我国，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，人们也在积极复兴和倡导这一古老的传统风尚。若是遇到重大节日活动，都是在一杯清茶中喜迎新春、互祝问候，回忆过去，总结一年来工作情况，提出新一年目标和任务，让一杯香茗起到了“以茶可行道”的作用，大家倍感亲切，神清气爽，更加振奋人心，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信心更足、勇气更加、干劲更大。

千秋大业，茶为国饮，从上到下，品茗论道。特别是新时代以来，我国各族人民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在同心共圆“中国梦”进程中，无论在元旦、春节和各种节庆之际，各级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组织，大都选择用简朴的茶话会形式，做到清茶一杯，廉洁奉公；节俭祥和，彬彬有礼；展望未来，祝福安康。尤其参会者常以茶修身养性，因而畅所欲言，达到了“以茶养生、以茶表敬意、以茶可雅心”的目的。顺其自然，茶话会就成了一种谈心会、联谊会、喜悦会，大家既交流了思想，又密切关系，聆听到了诸多良好的意见和建议，收到了事半功倍的社会效果，大家一时“唯觉

坐着的，躺着的，站着的，交头接耳，人头攒动，都是没有买到票的旅客。

这春的问候。

后悔没有搭乘老乡的私家车回家，突然想到了去电视台高速路口处拦车，或许有些私家车正是开往安康方向，车上人少，而且心肠好愿意带上我们。

即刻乘公交去电视台高速入口，将大小包的行李堆在路边高地上，父女俩站立在路旁显眼处，睁大眼睛紧盯着高速入口，不放过任何一辆驶入的车辆。看见有小轿车飞驰过来，父女俩急忙跨半步，踮起脚尖，齐挥手示意，高声呼喊：“去安康吗？带上我们吧？付费呢！”

一辆辆私家车飞驰而来，路口卖春联和红灯笼的，春联和灯笼在风中翻飞。

没有一辆私家车停下。我们只好返回租房处。在听完不回家的建议和理由后，孩子没有直接反驳我说不去训练乒乓球，没有说一定要回家，而是眼巴巴地望着我，一遍遍地和我说起她的爷爷，说起小时候爷爷如何领过她疼过她，说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爷爷了，团年的桌子上想给爷爷敬酒……

我心软了，对孩子说：“睡吧，明天，爸爸一定带你回家，同爷爷团聚。”

那么多的乘客滞留在火车站和城南客运站不能回家，而高速公路近几天又是免费通行，所以，一定有私家车同我一样看到了商机，往返载客挣钱。

只是，票价会高出正常票价多少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两腋习习清风生”，感受到了情感更加真挚和纯洁。

人走茶不凉，清气满乾坤。历史不会忘记，2020年春茶飘香时节，为庆祝联合国通过由我国主导确立的每年5月21日的“国际茶日”决议，自此后，中国茶叶高质量发展高潮迭起，生机勃勃。2022年我国申报的“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”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，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时隔不到一年，在2023年9月17日晚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，将中国“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7项。特别是此“古茶林文化景观”申遗成功，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，这一重大成果向世人昭示了“活态”文化遗产保护的“中国理念”和“中国案例”，展示出了东方树叶、茶为国饮的神奇而又永恒的魅力。

“茶经昔读今茶史，欲唤天涯认故乡。”让我们永忆乡愁吧，在春节的节庆活动中，让大众化生活茶品走进共享时代，倡导大家在团圆的日子品味幸福茶、健康茶、养生茶。让中国茶叶走向世界，真正达到了天下茶人一家亲，同一片土地、同一杯茶的人类生活情谊……

落在密林间的星星

□ 宁眸

的习惯。哪怕距离祖坟有多少山岭需要翻越，后人们也要奔赴祖坟而去。而崇尚孝道的麻坪人对于祖坟周围的树木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随便砍伐的，即使那块柴山是自己家的，但是里面有别人家的坟园，也会自觉地将那块树林留出来，因此，几乎每家的坟园都在密林里。除夕那天，为了给祖先们送灯，路远的人常常提前半天从家里出发，翻山越岭，才能在天黑的时候让祖先的坟头亮堂起来。

除了年灯和坟灯，小孩子们每人都会有自己的灯笼。除夕一早，小孩子们会扛着竹子跑到会做竹子灯的人家里，请求会做竹子灯的巧师傅给自己掐（做）一盏手提竹子灯。手巧的师傅会将竹子细细削成细细的篾片，做成各种形状的灯笼架子，再用四根铁丝穿到一个四方形的木块上做成灯架，将灯罩子套上去，再糊上丝绵纸，一盏手提的竹子灯就成功了。大表哥手巧，会掐各种造型的灯笼。每年除夕一早，弟姐妹们饭也顾不上吃，就扛着竹竿去找他了。兔子灯、西瓜灯、龙灯……大表哥单凭想象，却掐得十分形象。

糊好灯笼、贴好对联、再贴上秦琼敬德的门神年画，香喷喷的饭菜已经上桌了，打一挂大大长长的爆竹，欢声笑语中吃好团圆饭。父亲将两个小小的煤油灯点着放进灯笼里，挂在大门两边，厅堂顿时亮堂起来。灯光衬着新贴的对联，映着秦琼敬德门神年画，喜庆的气氛瞬间提升到一百度。

门灯刚挂好，就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。“冯家院子开始送灯了！”冯家院子的坟园在我家不远的山林里，由于人户比较大，阖家祥和，每年都敲锣打鼓组成一支长长的送灯队伍，叫族户少的人家羡慕不已。一时间，山沟沟间，热闹起来，到处都是给祖先送灯的人。冯家院子的送灯队伍到了自家的坟园哪儿，烧纸钱、点香烛、打爆竹、敲锣鼓唱花鼓歌。人影、灯影、火光交织在一起，热闹感动了整片林子。

我们家坟园有两处都在密林里。每次送灯，我

总是感到害怕，畏畏缩缩地跟在父亲后面，磕磕绊绊地走在树林里。到了坟园那儿，先将蜡烛点燃放进灯笼里，在每座坟头挂上一盏，然后清理一下坟前的杂草，在每座坟前烧一堆纸钱，分别跪下来三个磕头，打一挂爆竹后才能离开。灯影晃晃，很容易叫人想起坟中亲人在世时的种种，难免哽咽或者沉默表情凝重。

听长辈们讲，给故去的亲人送灯这一习俗从明朝就开始了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元朝末年，朱元璋的母亲到光山乞讨，由于饥饿及身染重病，病死路旁，被当地百姓埋在光山天赐城一带。后来，朱元璋做了皇帝，便派人到光山祭奠母亲，可是山上有许多坟莹，派来的人一时不能确定哪座坟莹才是皇上的母亲的。朱元璋感念光山人对自己母亲的慈善，就让人把整座山上的坟墓前都点上蜡烛。一时间，山上山下灯火通明，煞是壮观。后人学习朱元璋的做法，弘扬孝道，每到除夕、元宵这两晚，就会到亲人墓前送灯表达怀念。

等我们摸索着给两处坟园送完灯，在小路上远远望去，整个村子灯火通明。近处的山林间，不时能看见点点火光，远远看去像是无数的璀璨星星跌落在了人间。

回到家里，父亲给火炉添上柏木柴，烤火聊天，开始守岁。为了不让门灯整晚不灭，父亲还不时去看，随时准备给年灯里煤油灯添油。我们提着竹子灯笼到处串门，欣赏邻居们的年灯。孩子们互相比谁谁的灯笼更好看，口袋里装满东家的瓜子、西家的花生，手上拿着表嫂家烤得焦黄的肉包子。

初一大早，放了新年爆竹、吃了饺子早餐后，几乎全家人出动，去坟地烧纸钱、燃放爆竹，给祖先拜年，然后将坟灯取回家好好放着。直至正月十五晚上再次去给祖先送灯，正月十六取回收藏才算圆满。

如果除夕夜或元宵节晚上，不小心在麻坪的山林里行走，看见密林间那点点星火、绰绰人影，千万别感到害怕，那是古老的孝道在绵延传承，赓续乡情。

乡土风情

妈妈的味道

□ 崔世芳

大年的脚步渐行渐近。

腊月二十五，立春，小城飘起了漫天的雪花，我仔仔细细详着衣袖上的雪花，思绪里全是儿时老家院子里打雪仗、吃冰柱的情形。

是呀，老家岚皋佐龙镇的山上该存多厚的雪了呢？

屋子外面冰天雪地，屋里却暖意融融，烧着碳的地炉子燃得旺旺的，一边坐着烧开的直冒热气的水壶，一边烤着几个喷香的红薯，妈妈在一边淘洗着豆芽，爸爸在窗沿下劈着柴火……

我和弟弟还有小伙伴们疯跑出一身热汗，像一阵风似的卷到了火炉跟前，争先恐后地吃着红薯，嚷嚷着冻僵了，你看看我的红耳朵，我摸摸你冻红的笑脸，妈妈嗔怪：好好烤烤火吧，不要忙着脱衣服，别闪着汗了！

过一会儿，妈妈让我去厨房看看灶膛下的火灭了没，那里熏着过年要吃的腊肉和豆腐干。

我好奇地问妈妈：为什么腊肉、豆腐干还有现在淘洗的豆芽非要等到过年才吃呢？

妈妈神秘地说，等过年吃会更香更有意思呢！

妈妈有一双会变魔法的手，冬闲时节，她总是围着灶台转，给我们变出了甜的粘牙的苕糖，香甜脆口的苞谷花糖，炸得酥脆的锅巴还有干香的土豆片……等我们狼吞虎咽地吃饱了的时候，妈妈就把这些“零嘴儿”藏进了旁边暂时不用的蒸笼里，说是放到过年吃。我们哪禁得住这香甜的诱惑？或缠着妈妈要或悄悄自己拿，几天工夫就给

